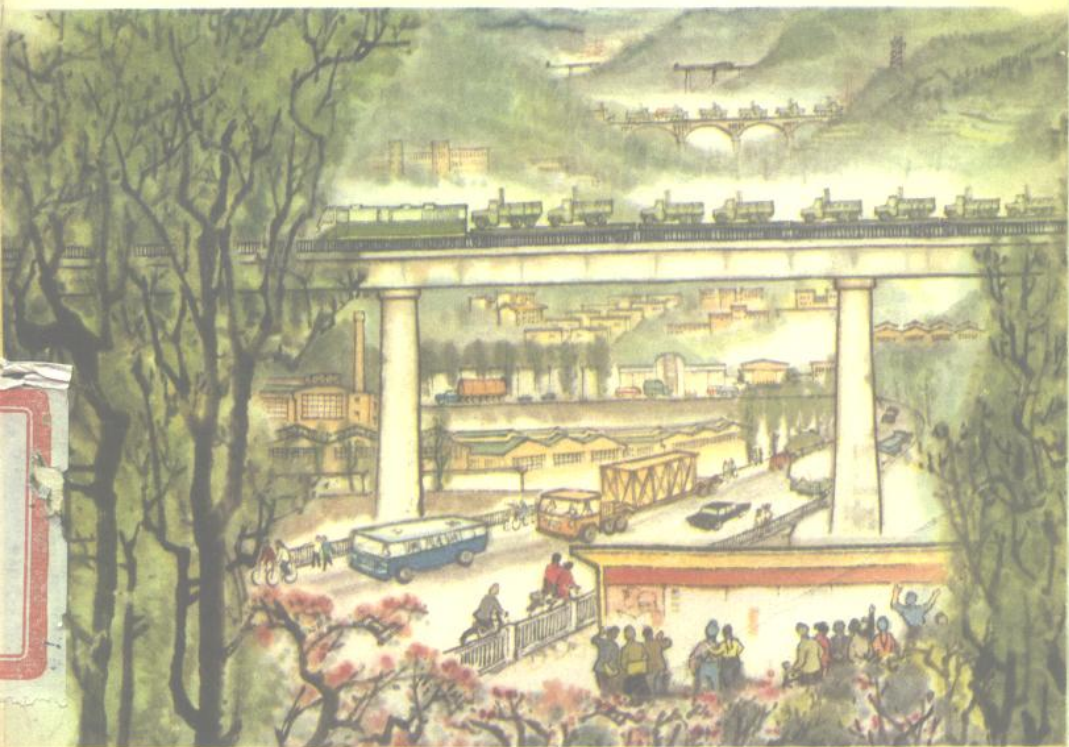


車城春曉



车城春晓

车城春晓写作组著

•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6·728 定价：0.74元

目 录

起 点.....	1
飞架“丹东线”.....	12
土模赞歌.....	26
烘干室前话英雄.....	36
前进的步伐.....	43
闯关记.....	53
志 气.....	62
只争朝夕.....	72
一份任务书.....	83
战黄龙.....	92
万水千山只等闲	105
青年先锋	115
花红果硕	126
来自大庆的人	137
学大庆的带头人	148
青松挺拔	157
铁骨红心	172
继续革命不停步	186
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	194
紧握方向盘的人	205
抢 救	213
这里也是前方	223

“半边天”上阵·····	234
绘新图·····	246
车城四季青·····	257

起 点

一九六九年初，一天清晨，大雪纷飞。袁家沟的山坳里，闪出一员老将，背着一大捆湿柴，稳健地走下山来。他叫任志远，五十岁光景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，显得坚毅刚强。他走着走着，忽然被一阵砸冰的声音吸引住了。放眼望去：山沟里，一位扎短辫的姑娘，从冰窟里利落地打满两桶水，挑起来就迈开了大步。望着这雪天的盛景，她豪情满怀地引吭高歌：“……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”

“好，打汽车工业翻身仗，就得有这股与老天爷比高低的劲头！”

姑娘被这洪亮的话语所惊动，忙回头一瞧：“哟！是任师傅！”接着她又关心地问：“任师傅，大雪封山，你怎么大清早就上山打柴？”

“俗话说：‘兵马未到，粮草先行。’天晴了哪有工夫搞这些？你看，土建单位在破土动工平地基，咱们修造工人还能闲着？”说罢，任志远把手朝前一指。

这挑水的姑娘叫高岚，她顺着任师傅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工地上推土机、挖掘机摆了一大片。高岚看着这火热的战斗情景，忙问：“搞土建的同志们在争分夺秒地干，我们修造工人怎么办？”

“为建大厂房打前哨战！”

“前哨战？……”高岚闪动着那双大眼睛，疑惑不解。任志远便把自己心里琢磨的事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，高岚听完后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回去就找军代表老容。”

这时，设备修造厂的三十几位工人，正在伙房里吃早饭。伙房是用几张芦席盖起来的，四周无壁，雪花不断地飘到他们的饭碗里。炊事员老万见任志远还没回来，又嘀咕开了：“这老伙计不知又干啥去啦，总是忘了吃饭！”

“准是又上山打柴去了，我去找。”军代表老容一边说，一边步出伙房。转过一道山湾，只见任志远和高岚师徒俩迎面赶来。老容笑嘻嘻地说：“瞧你俩忙的！”说着，就把柴捆抢到自己的肩上。

“老容，有个想法跟你谈谈。”任志远同老容一边走一边谈起了自己的心事。

“你看，土建单位破土动工了，我们若等他们盖好厂房，装上机器，再开工生产，少说也得等上八、九个月。现在，我们要和敌人争时间、比速度，怎么能坐着等呢？土建单位开工后需要大量零配件，我们厂的几台机床已运进了山，我看是不是先搭芦席棚做临时车间，提前开工生产……”

老容听了任志远的想法，心情激动地说：“好哇，咱们想到一块啦！等下开个会，你讲一讲，让大伙合计合计，马上就干！”

饭后，任志远把自己的想法一端出来，人们就议论开了。有人说：“土建单位盖好厂房，安装单位装好机器，咱们修造工人再生产，这可是个老规矩。”

任志远对这位同志说：“按老规矩办事，只能坐等！为了早日建成第二汽车制造厂，我们要大破大立，分秒必争。”

“搭个芦席棚顶啥用？”

“谁说没用？芦席棚照样干革命。”接着，任志远一口气摆了搭芦席棚搞中间生产的许多理由：一可为土建单位生产各种修配

件，帮助他们加快施工进度，为早日建好厂房打前哨战；二可生产一批二类工具、非标设备，自己武装自己，为今后正式投产提前做好准备；三可培训青年工人。

听了这热烈的争论，年轻的技术员黄浩寻思了半天，说道：“是啊！这类中间生产是要搞，但可以搬到武汉或其它的地方去搞，那些地方条件好。咱们这里，要啥没啥，咋能干得成呢？”

“黄技术员这个点子好，我赞成！”那位想按老规矩办事的同志又说话了。

这时只听一个工人说：“按你那个规矩，为了配个零件，还要跑得老远老远，来回要浪费多少人力和资金啊！这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吗？”

任志远站了起来，习惯地把手一挥，“咱们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。大庆工人‘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’。咱们要向大庆工人学习，创造条件搞中间生产。”

高岚早就憋不住了，任师傅的话音刚落，她就开了炮：“怕困难，等条件，舒舒服服建不成二汽。我们一不能等厂房建好再生产；二不能拉到外地去搞中间生产。那样做，拖了二汽建设的后腿，背离了‘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’的方针。”

激烈的争论，使人们辨明了该走哪条路。大多数人都觉得任志远想得深，看得远。老容一看正在火候上，就对大伙说：“任师傅的意见，完全符合‘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’的方针。咱们一颗红心两只手，只要方向明，路子正，啥困难不可克服？啥条件不能创造？过去刘少奇散布‘造车不如买车’的谬论，拖延了二汽的建设时间，我们一定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。盖芦席棚就是创造条件抢时间的具体行动，好得很！”大伙听了容代表的话，情绪更高涨了。

正在这时，只见一个工人拿着一张图纸走过来，找到了任师傅：“同志，我是土建单位的，我们的推土机有几个零件损坏了，

能不能帮助加工一下？”黄浩在旁边一听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啊！眼下啥也没有，哪谈得上加工？”

这种配件，土建单位只剩下几个了，如果再拖十天半月用光了，推土机就得一台台停下来。来人听了黄浩的回答，脸上露出十分焦急的神色，喃喃地说：“唉呀！这怎么办哪！”这话象针一样扎得任志远难受。他接过图纸，走到老容跟前说：“老容，这任务咱们设备修造工人一定要接下来！”

“对！完全应该接下来。”老容凝视着这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老工人，激动地说。

任志远听罢一转身，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同志，半月后来取货。”

“这可不是玩泥巴，用手捏？这是钢件呀！”黄浩对着任志远，两手一摊。

大伙七嘴八舌地谈起来：“这个任务接得好！”“赶快搭芦席棚，提前生产，帮助兄弟单位解决困难。”

土建单位的同志刚走，邮递员又送来了报纸。大伙打开一看，上面载着新沙皇侵略我国珍宝岛的消息。顿时，群情激愤，会场就象一滴水溅进沸腾的油锅里——炸开了！任志远把拳头一挥说：“苏修大兵压境，形势逼人。现在国防建设和各行各业都要汽车，我们要高速度地建设二汽，早日造出汽车，加强国防，保卫红色江山。”

“对！把二汽建设抢在战争的前面！”

人们争着发言，愤怒声讨苏修的罪行，珍宝岛事件，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加快二汽建设的重要性，认清了搭芦席棚搞中间生产的意义。

二

搭芦席棚车间的战斗，在统一认识以后开始了。

三十几个修造工人，有的挥锹舞镐，平整场地；有的撬机床包装箱的木板，为搭芦席棚准备材料。技术员黄浩等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战斗。

大伙正干得起劲，去总厂领材料的黄浩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。大伙关心地围上去问：“材料领到没有？”

“唉！”黄浩叹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，“管材料的人讲，就要盖大厂房了，何必搞什么芦席棚，得不偿失。钉子不给一颗，铁丝不给一根。我看，咱们干脆死了这个心！”

任志远走过来，拍着黄浩的肩膀说：“小黄，这算啥！他卡得住材料，可咱们有一双手，有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决心！”

黄浩摆摆手说：“唉！那边人家卡，这边咱们又不会变戏法，能变出杆子来？能变出芦席来？”

“哈哈！瞧你说的，”任师傅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，转而又严肃地说：“咱们是不会变戏法，但咱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有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革命干劲，有群众的智慧，只要大伙齐心协力，天大的困难也不怕。”说完，他径直往宿舍跑去。不一会，只见他抱来垫床的竹帘和芦席，往地上一放，……大伙围上来关切地问：“任师傅，你……？”“为了盖起芦席棚，咱睡在地上也心甘情愿！”

听了任志远这掷地有声的话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：“咱们的也揭了！”人们唿啦一下往宿舍跑。炊事员老万这时扛着捆树杆子噔噔噔跑了来，老远就喊：“老任，给你们搭棚用！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柴禾堆里挑的。”

任志远迎上去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！老伙计，你这个程咬金杀出来正是时候。”

搭芦席棚的战斗热火朝天地进行着。第二天，袁家沟的贫农社员郝大爷，也领着社员送来了铁丝、钉子和树杆。任志远感激地握着郝大爷的手说：“刚来时，你们腾出房子让咱们住，现在你

们又送来这许多东西，怎么感谢你们呢！？”

“可别说见外话，工农本是一家嘛！你们一来就为我们修农具，干这干那。等你们造出汽车来，对咱们农业支援就更大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郝大爷稍停片刻，接着又饱含激情地讲起来：“咱在旧社会几十年，连汽车影子都没见过。今天，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，咱们坐上了汽车，这么大的汽车厂建在咱们家门口，贫下中农早就想着要给你们建厂出把力。搭棚子，咱们也不是外行！”说着，他向身后的社员一挥手表：“咱们也上！”

几天以后，芦席棚盖起来了。下一步就是怎样尽快地把机床拉进工棚，安装投产。机床摆在离工棚两里多的下坡路旁，既没有起重工，又没有起重设备。要从那条被人称作“扬灰水泥”的坑洼路上，把一台台几吨重的机床移进工棚，又是个大难题。

几天来，大伙日夜鏖战，已经够辛苦了。老容本想在建成芦席棚的这个晚上，要大伙好好休息一下。可在晚饭后，老容发现任志远月光下同大伙比划着，议论着，准备趁热打铁，把机床拉进工棚。老容对任志远说：“你们苦战了几天几夜，今晚大伙都休息。”

任志远笑了一声，“老容，现在工棚盖起来了，为了尽快安装机器，早点投入生产，只有少休息点。”说罢，他手一挥，大家都跟着他到宿舍找撬杆拿绳索去了。

老容看到老任这股劲头，就想起去年年底到第一汽车制造厂接队伍的事：

那天，一汽的领导正在同他研究调人支援二汽建设，突然，任志远大步走进来，放开嗓门问道：“这回该有我吧？”“急啥？还没挂上号哩。二汽初建，环境艰苦，再说你年岁……”任志远打断领导的话：“什么‘艰苦’呀，咱早就把它甩到松花江里去了。要不是解放了，咱哪能跳出旧社会那个苦难窝。如今建二汽，打汽车工业翻身仗，咱的心早就飞到那里去了！你们可别嫌咱老

啊……”领导笑着向他点了点头，老容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老同志，欢迎你去二汽！”他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老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，看着眼下任志远这倔强的劲儿，不由得拍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我和你们一起干。”大伙推的推，拉的拉，一鼓作气，连夜把几台机床移进了芦席棚。

机床进了工棚，但输电线的架设工程还在进行，一时没有电，怎么办？第二天清早，任志远就同老容商量，决定自己动手安装柴油发电机。经过苦战，发电机运转了，“嘟嘟嘟”的轰鸣声在高山深谷中回荡，人们欢腾雀跃。

几盏电灯，几台机床，今天显得多么不平凡啊！第一个芦席棚车间投入生产了，这标志着二汽建设在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一步。

三

芦席棚车间诞生后，短短几个月里，他们为土建单位和兄弟厂制造了各种零配件和工具，加速了厂房建设，向党的“九大”献了厚礼。但是，他们并不满足，又向新的起点迈进了。

一天中午，任志远和黄浩出外开会回来，两人兴致勃勃地边走边谈。黄浩说：“任师傅，造木刨机的任务抢得痛快！要不，土建部门又得到外地订货。”

“小黄，会上也有人劝咱们说话掂掂分量，耽心芦席棚车间挑不起这副重担，咱们可要认真对待啊！”

“任师傅，不压千斤担，难炼铁肩膀。有你这位老将上阵，还怕造不出木刨机。”

“千万不要这样说。离开了党的领导，离开了群众，啥事也干不成。咱们可不能只想到个人的作用啊。”

黄浩听了心里一怔，联想到搭芦席棚以来，任师傅总是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思考问题，去进行战斗，在他的身上

有自己学不完的东西。

两人边走边谈，不觉来到小沟旁。这时，高岚正同她的女伴在沟里用黄泥代替肥皂搓洗擦布，见他们回来了，老远喊道：“任师傅，带回来什么新任务？”

“这回要在咱们芦席棚里造木刨机啦！就看你们敢不敢干？”

“敢！”高岚她们高声回答，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。

任志远和黄浩回到芦席棚车间，造木刨机的消息就传开了。人们可高兴啦！可那位想按老规矩办事的同志却说：“这是半天云中吹喇叭——响（想）得高。”

“咱们就是要有志气，应该站得高，看得远。”一个青年工人回敬了一句。

可他仍不服气地说：“过去算咱保守，这回呀，可是另一码事了。芦席棚车间搞搞零配件还可以，要想飞出金凤凰，没那么容易啊！”

“大庆人头顶蓝天，脚踏荒原，搞出了个大油田，为咱们做出了榜样。咱们就是要让芦席棚里飞出金凤凰！”任志远豪迈地挥动着手臂。

“对！”黄浩严肃地说：“有党的领导，有‘九大’团结胜利路线的鼓舞，有群众的干劲和智慧，……芦席棚里就一定能飞出金凤凰！”

“说得好！”高岚扬起双眉，高声说：“当初要是不盖芦席棚，如今还不知是啥样呢？造不造木刨机，与搭不搭芦席棚是一个道理。”

一阵热烈的掌声，结束了这场争论。黄浩激动地对任志远说：“把设计任务交给我吧？”

“好！看看还有什么困难？”

“没有。只是在这种环境下造木刨机，我还是新兵上阵——头一回，得靠你帮助。”

“大着胆子干吧！你看，几天能绘好图？”

黄浩想了一想，回答道：“十天！”

任志远伸出五个指头晃了晃：“这么多，咋样？”

“五天？！”黄浩感到有点为难，他想：老厂条件好，绘这种装配图还要二十天……

任志远见他在想啥，便鼓励他说：“咱们是新厂，得闯新路子，用新办法，可以先绘零件图，边绘边干。”

“行！”黄浩爽快地回答。

经过准备，造木刨机的战斗开始了。这天晚上，黄浩躺在床上想起几天来的工作，想起容代表和任师傅对他的教育和鼓励，思潮起伏，好久才睡着，但是一下又被一阵暴风雨惊醒。他惦记着芦席棚车间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拿起塑料床单，冲出了房门……

风，越刮越猛；雨，越下越大。黄浩想到芦席棚车间里的机床、资料、图纸，不顾一切，飞步赶去，借着闪电，看到两个高大的身影战斗在棚顶上。他激动地呼喊：“容代表！任师傅！”

这时老容和任志远正把自己的被子压在棚顶的漏洞上，听到喊声，往下一瞧，见黄浩递上塑料床单，就顺势把他拉了上来。

接着，工人们都赶来了。有的盖棚顶，有的护机床，有的支撑梁柱，有的挖排水沟。大伙为了保住这头一个芦席棚车间，同暴风雨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

东方露出了鱼肚白，雨过天晴。就在这天，造木刨机的战斗在芦席棚车间全面铺开了。

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造木刨机并不难，可是在芦席棚里造木刨机就困难多了！

那位想按老规矩办事的同志拿着图纸对任志远说：“木刨机送料槽上的槽子要铣，铣床上没有这种规格的铣刀，咋办？”

任志远接过图纸看了看，没马上回答。那位同志又说：“老

任啦，不是我泼冷水……”

任志远瞅着那位同志说：“你是想叫我们不干了？”

“是啊！这只是一个开头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呢！”

“困难只能吓倒懒汉懦夫，却难不住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人。铣床干不了，就在车床上干！”任志远大手一挥，毫不退让。

在车床上干，就得把钢料卡在上边，由人摇动手轮，用合金刀往钢料上一刀一刀地拉出槽子来。六十四条槽子，要拉两千五百多刀，这需要坚强的毅力和艰苦的劳动呀！但是，在任志远的带动下，谁也不肯示弱，大伙排成队，一个接一个。就连高岚也争着拉了八九刀。就这样，第一条槽子终于拉出来了。这下把那位想按老规矩办事的同志的眼界打开了，使他看到了群众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他表示要向群众学习，于是，愉快地走进了拉槽战的行列之中。

木刨机诞生了，人们尽情地欢呼！

芦席棚里真的飞出了金凤凰！

继造木刨机以后，芦席棚车间又生产出了振动清洗机、振动抛光机、三轴抛光机、龙门吊床等各种大型设备和几千种工辅具。有人说，芦席棚车间是超额车间。是的，如果与坐等厂房建好后再生产的做法相比，芦席棚车间的任何产品都是超额的。然而，容代表和任志远他们并没有因取得这样大的成绩而满足，正如他们在祝捷大会上所说的：“这还只是个起点，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永远没有终点。往后担子更重，咱们的步伐还要迈得更快、更大。”

芦席棚的故事讲到这里结束了。但必须再交代几句，其实也是读者关心的问题——设备修造厂现在怎样了？

我们沿着设备修造厂宽阔的柏油马路走着，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耸立在袁家沟的重峦之间，机器轰响，弧光闪闪。山边一排

排职工宿舍大楼依山排列，马路上人来车往，好一派兴旺景象。

当年芦席棚车间的所在地，现在建起了锅炉房，粗大的输暖气管从这里通向全厂各车间。

当年战斗在芦席棚车间的人们，现在正战斗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。为了甩掉我国汽车工业落后的帽子，他们保持和发扬了当年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，又迈步在新的起点上。

飞架“丹 东 线”

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，大雪纷飞，寒风刺骨。一支二十来人的施工队伍开进了山，要在这层峦叠嶂之中，架一条十一万伏的高压输电线。这条线路叫“丹东线”，要把水电站的电输送到第二汽车制造厂，全长一百七十华里，由二百七十座铁塔组成。根据上级党委指示，这项工程必须两个月建成，确保“五一”送电。

二十来个人，六十天，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，行吗？

的确，在中外架设高压线的历史上，没有先例。在这支施工队伍里，也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

那是一个晚上，工人、干部和技术人员从八点一直讨论到深夜两点。技术员老李拿着小本本，一口气念完了一大堆公式和数据，然后声音有点嘶哑地说：“我的结论是‘五一’逼不了电。理由很简单，仅铁塔基础所需的四千多吨沙石料，就得一千多辆汽车拉，且不谈没有汽车，即使有了也无法运上山。靠这二十来人，往山上挑沙石至少也得要一两年！”

“是呀，二十来人一天最快建一座塔，也需要二百七十天呢！”有人附和着。

这时共产党员、老工人魏师傅着急地问：“按你的计算，什么时候才能通电呢？”

“三年。”老李毫不含糊地回答。

“什么，三年？！”

“对，三年！这还是指有五百人的专业施工队伍，在一切条件

都具备的情况下。否则，得三年半，或许……”

“我不同意这个意见。”魏师傅打断老李的话，站起来说：“如果要三年，那二汽建设不也要往后推吗？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：‘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’而我们却慢吞吞地，对得起毛主席吗？”

大家不同意老李的意见，认为太保守。

“我的计算在理论上有不容置疑的根据，在路线施工中也不乏例证。”老李争辩说：“一九六六年在一马平川的襄江两岸，也是两个月，才竖起两座塔，现在是绵亘百里的大山区；那时机具材料应有尽有，现在是要啥没啥；那时施工队伍几百人，现在文臣武将伙头军，一共二十来人，……‘五一’通电，岂不是天外奇谈！”

“你只看到不利的一面，没看到有利的一面。……”魏师傅严肃地说。

“只有二十来个人，这是铁的事实。”

“这是事实。但是，还有另外的事实：有党的领导，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二十来人可以发动起成千上万的人！”魏师傅响亮地说。

“人在哪里？”老李反问道。

“在沿线三百多个生产队！”魏师傅慷慨激昂地回答。“广大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，会同我们一道建好‘丹东线’！”

.....

气氛十分紧张，两种意见，针锋相对；两条路线，壁垒分明。

“丹东线”指挥长、地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高峰坚决支持魏师傅和工人群众的意见。他说：“靠我们这二十来个人去冷冷清清地搞，还是动员广大群众去干，这是执行不执行《鞍钢宪法》，走不走大庆道路，按照不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根本问题。两